

下山頭龍

著 茹 · 郁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龍 頭 山 下

都 茹 著

羣 益 出 版 社 刊 行

• 1 9 4 9 •

• 下山頭龍 •

刊行者：

著者 郁 茹

發行人 吉 少 甫

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

基本定價 三 元 五 角

印刷者 大華印刷所

季益出版社
上海(〇區)武昌路四七六號

書版號：滬1(0001—5000)

目次

龍頭山下……………一

鬼門關開放的時候……………八二

龍頭山下

——記一個朋友述說的故事——

我頭上遮着一件衣裳，跟着母親和二個孩子乘坐的轎子後面小跑着，以符合抬轎佬們的健步。

天不作美，在我們回鄉時一落船天就陰暗攏來，到埠頭後，風雨一齊來了，十里老路還得翻一座嶺，又快是天晚了，田埂又泥濘，又仄狹，雖說十年前走慣過的，我也跟不上那乘轎。又再找不到第二乘，我記得，從前在鄉裏覓乘轎很容易，田地裏，小村莊的小涼亭裏，隨處都有閒着的莊稼漢，只要有幾個酒錢，誰都願意抬個短程或來回轎的。

但我一路來留心着，田野裏連人影都望不到一個，雖說是收割過了，但也掩不

掉那荒蕪景氣，走過小村落時，連狗吠聲都聽不見，茅草蓬鬆的小屋子都關得緊騰騰的。

抗戰啊！……從大城市的熱鬧中出來的我，自己嘆息起來：老百姓兵荒馬亂十來年了，到現在還透不轉這口氣來呢！

我又累又濕，但仍然壓不下那團興奮，離開家鄉十來年了，一路走着，一路被從前種種舊事糾纏着，池塘邊的小小樓房，窗門外的荷花香，屋後邊那棵大桑樹，夏季裏樹梢裏檸檬黃的月亮，紅紅的漿汁飽滿的大桑椹……我不覺得就走快了，揭開頭上遮雨的衣裳，淋着，也高興着。

我並不曉得自己爲什麼總擺脫不開這種單純的回憶底糾纏？事實上，這十年來無論是家鄉和我自己都經過了多少的變遷和磨難。都不會像想像中那末單純到可笑了，但我又無法強制着自己去思索別的，我十年前在鄉間過的就是那樣單純悠閒的生活，那時我還是個半大不少的毛孩子哪！

母親的轎子停在一座破涼亭裏等着我，她見我趕到了，就說：

「轎佬弄不清我們的屋，這就進村了，你在前面帶帶路罷！」

我們又走起來，進了一條闊巷子，兩面是一些斷牆頹壁，沒有門戶的空階沿，被大火災毀滅過了的村落又荒蕪又淒涼，這些都是敵人踐踏過的仇恨的痕跡啊！

我思索着，猜測着這是村子的頂上段了，從前是幾個有錢有勢的大財主的大房子，那些水磨白牆曾經又光又亮，高階沿上面烏黑的大門鑲着發亮的大銅環，掃得乾乾淨淨的石門檻上睡着肥頭胖耳勢利眼的大黃狗……

母親在轎子裏嘆息：

「毀得真兇啊！到鄉下來一看，才曉得日本人是怎樣侵略過來的囉！」

我看見有些舊屋基上搭着些小草蓬子，裏面住着乞丐般的老弱百姓，却沒有一張臉是我熟悉的。

「難道那些財主們也窮到這樣？」我自言自語着。

但到了村子中段，我明白了，原來有錢人搬到中心區來了，這裏那裏都是新蓋的很好的大房子，照樣在窗口嵌着細鐵柱來表示裏面的殷實，果子樹在黃土矮牆內

伸出肥肥的枝幹來。

但奇怪的是這些大房子也靜悄悄的，走到門前時一看，那些大銅環上各各套着一把大鎖，幾乎統統是鎖着的。

我實在詫異，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？我們已快到家了，聽說家裏那靠池塘的房子也毀在炮火里，現在伯母一家是住在祠堂旁邊從前堆柴草的老屋裏了，但我在走過池塘時，仍然帶着驚訝和辛酸去看那焚毀的屋基，和堆着亂磚石的廣場，我還看見十年前我手植在屋旁的一棵秋桃已經長大結實了。到這時，我才從一路糾纏着我的舊景像里醒了過來，一切都變了啊！連屋後那棵老桑樹都枯死得剩二個大極叉了……

我指點抬轎佬，叫他們把轎子憩在靠祠堂的那又低矮又斜傾的老屋前面，幫着母親先抱出兩個睡熟了的孩子，向屋裏闖了進去。

霉濕的滿地雞屎的堂屋裏空無一人，舊板桌上放着瓦香爐，三枝香使得堂屋繁繞着煙霧，香爐旁放着佛珠和一些紙錠……

這時：我十年不見了的老伯母念着佛，從廚房裏走出來：她看見我們，怔怔地站住了；

『客人你找啥個？』

『不認識了？姆姆。』母親趕忙笑着招呼。

伯母拍着手，笑着嚷叫：

『是阿嬌？這真是水冲龍王廟，不識自家人了，我還問……』她話還沒說完。陰暗的屋子裏馬上像變魔術般鑽出一些女人和小孩子來：

『嬌嬌回來啱！』

『阿妹？真的不認識了囉！』

『兩個娃娃那家的？』

伯母揮着手：『去燒茶，去燒茶哪！』她去招呼攜行李的抬轎佬：

『客人：莫忙，憩憩吃茶！』

我告訴她，兩個轎佬說好是要待一餐飯的，她馬上帶着極大的驚惶把我一把拉

進廚房，小聲問我：

「你講了價錢沒有？」

「十八萬，一個人九萬！」我笑着回答，望着她和十年前一樣大驚小怪的神情，覺得好親切。

「十八萬？還要待飯？你這個傻子！」她大聲責備我，手指在我鼻尖上。

我身邊擠着的一堆人都嘖嘖嘆息；

「好生意啊！現在一乘轎，從前幾畝田都買得了！」

我莫明其妙地替轎夫分辯：

「好多路啊！回去吃飯那裏來得及？」

「這些路算個屁？」我身邊一個黑黑瘦瘦的男孩子大聲說：「我割草都走得廿

來里不回頭！」

伯母瞪着眼，把那孩子一把拉過來，用手戳着他的額頭：

「叫孃孃哪！這麼大人，一點道理都不懂，讀書讀在狗肚子裏的？小死屍！」

她一面又吩咐媳婦盛冷飯給轎佬吃，一面在人堆裏拉出七八個小死屍來叫喊我，那些孩子一個個黑瘦，骯髒，掛着長長的濃鼻涕……

『到外面要喊阿婆！』她帶着他們拐着對小脚走出去了，留下三個女人在廚房裏慌亂地燒茶，弄飯……一屋子都是煙煤！

我也隨着被煙趕了出來，看見伯母正抱起我的小女兒來逗弄。

『這是？……』她看着問；『你的？哈哈，都做了媽媽了嘿！還想不想爬樹摘梅子吃？』……她沒說完，就把孩子抱進里面去了；

『你們都來看看，』她嚷着媳婦們；『人家怎樣養孩子的？頭是頭，面是面，白白胖胖。那像你們一個個糟得嚇煞竈王爺？』

我聽見小女兒哇的哭起來了，趕緊走進去，看見伯母正在和他親嘴。

『是不是肚裏飢了？』她追過來給我，笑着問。

『她不喜歡人親她的小嘴嘴，』我哄着孩子，一面回答。

『講衛生嗎？哈哈……』伯母又笑着出去了。

這次她拉過我的小姪子來，仔仔細細地端相後，接着點點頭；

「這可是像我家的種子，黑瘦黑瘦的，眼睛和爹的一模一樣……這件大衣好神氣，穿得像老爺了！」

她又轉向我母親，一面坐了下來：

「阿嬌，我說：也十年來不見面了，你在外面當老太太當夠了，想回來看看？我以為你們不會來的呀！鄉下如何住得便？……」她看看堆在地下的行李，又說；「也好啊！老兄弟倆打夥去了，現在老妯娌們也該聚聚頭，住下罷，住下來唸點經，燒燒香，打點打點下一世。這十年來過得像地獄裏啊！……」

她說着，眼淚就落了下來，這是難免的，這十年裏，伯父首先死在敵人刺刀下，大堂兄是前線戰死的，大堂妹逃難出去，中途就病死了，這些傷心事見到個親人怎能不訴說呢？

「我們大房是太慘啊！」伯母老淚縱橫地說。

兩個抬轎佬吃完了乾菜冷飯從廚房裏出來了。伯母趕緊擦乾眼淚站起來：

「客人，坐坐吃茶再走，慢待你們了。打仗把家打得個七零八落，從前，我家雨齋先生出次門回來，那個佬大哥不是搶着去抬他，如今，見笑你們啦！雨齋先生遭了那樁事，家里一連串的不順利……」

兩個轎佬坐在石門檻上吸煙，也真心真意地笑着說：

「說起雨齋先生來大家都清楚了，那年發大水，車路不通，也是我和死掉的哥哥抬他老人家回來的，那年是從城裏帶回來的紅燒牛肉下酒，把我都灌醉了才回去，好像那個堂屋不是這樣的……」他打量着屋子疑惑地說。

「房子燒掉了，老來顛倒吃苦啊！就在我家老先生被日本佬害死的那年燒的，因為過了游擊隊，日本佬一把火燒了半個村莊……你們那裏如今鬧不鬧共產？」

「怎麼不鬧？你老人家想想，日本佬來了這些年頭，那家不弄得家破人亡啊？說是和平了，總想過些像樣日子，透一口氣的，如今連這點也沒想頭了，圖個啥？人爭一口氣，佛爭一爐香，總要尋出一條活路來走囉！」

另一個敲敲煙管，站了起來：

『吵擾了，先生婆！』

『再吃碗茶去！』伯母說。

『走了，走了！摸黑要戒嚴，沒的被自衛隊捉着敲一票，犯不着！』

『倒是真的。辛苦你們啊！』

抬轎佬剛走出，一個差不多是裸體的年青莊稼漢就跨進門來，他背着個水車軸，一手提着個竹籃，渾身都是泥漿水。

『阿發回來了？快去洗洗，換件衣裳來見客！』伯母說。

年青人放下竹籃，背着水車軸頭也不拉地向後面去了。

伯母拿起那魚籃來，張望了一下：

『倒捉得些小鯽魚，晚上好待客了……』她放下魚籃，走近我和母親低聲說話，一面向廚房門努着嘴：

『進去的是小玉她男人，阿嬤；我想來想去，那時二小鬼走得這樣遠，大小鬼遭了事，和平又盼不到，家裏要個人照料，嫁個百姓也好……多少人家把女兒送給

過路的軍人做老婆，爲了省個吃口呀……人倒蠻老實的，也是好人家子弟，張家山還有間房子。就是我不放她兩口回去，兵荒馬亂，我是嚇破了膽的！……」

我很佩服伯母的實際打算，從前爲大女兒選女婿，高不成低不就地拖了幾年，又要門第，又要讀書人。想不到現在却把個小女兒嫁給個種田的。

「田呢？」伯母又說：「反正除了幾畝祭祀田，祖上也沒留下什麼了，可總有這些張嘴撐着要吃哩！二小鬼寄幾個錢回來，還不夠她老婆兒女嚼糠，他呀，一和平，趕不及把她們往家裏送，到像家裏有幾個米倉的米在發霉似的，就不說問問這付千斤担子叫人怎樣挑？」

「不容易啊！」母親替外面的二堂兄辯護；「當個公務員，也虧他拖着大小七口混過這七八個年頭來的，外面不比鄉下，那樣，那樣都得掬錢去買，薪水又少，除非你貪污……」

伯母憤然地搖頭，一面放低了嗓子說：

「上邨的蹺老頭他小兒子，聽說在那個機關裏混了幾年，現在起了老大新屋。

人家怎麼弄的？他就沒想想老爹這樣死了，連道場都沒做過，我做了多少次夢，見到他血淋淋的樣子！阿嬌；冤魂不得超生啊！做兒子的心上怎樣過得去？」

「水陸道場嗎？」我問：「這些迷信事上化錢？」

「省得了嗎？」她悲憤起來：「你沒得知你伯伯怎樣死的？死屍停在門外三日三夜才埋。你還能叫他永遠不落家來，拿點吃的用的？橫死的冤鬼，進家門要挨門神打的！」

「我就不信」：她的大孫子坐在門檻上插嘴：「他不進門，你又啥樣夢見他？」

「你多嘴？」祖母趕過去在孫子背上戳了一拳：「你不去檢檢豬屎，懶得生蛆……」

「這是大龍嗎？也長得快成人了。」母親愉快地問。

「大了，大了，……回來的時候，像一批難民，如今好容易一鍋飯一鍋粥喂得有個樣子了，這樣大的人一天三頓白嚼白長，田裏地裏一樣都不來……」

「難怪，外面跟着爸爸，舒服過來的。」母親看着解圍。

「屁！阿嬌；聽說有一天家裏來了幾個同事的，他爸爸怎樣說？」這是公家撥來的小勤務！」你想想！」

「說玩話吧？」母親問。

「玩話？」小鬼那脾氣你還不曉得？好強，要面子，連分寸都沒有了，自家兒子……」

「媽媽」廚房裏在叫；「你老人家來看……」

「你們就安排不好了？」伯母站起來，大聲罵：「媽，媽：老死屍一天躺下來，看你們怎樣當家？」

「看樣子家裏也難度日，交點錢給她，雖說沒分家，也不好依靠她的，孩子們給個見面禮，讓他們歡喜歡喜也好……」

我點頭，從皮包裏掏錢，數了五十萬作一疊給伯母，其餘算着一個孩子給二萬，但又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小孩……

伯母手裏抱着個嬰孩，從廚房裏出來，看見我手裏拿着錢，她又遲疑着又向裏